

荒废了十多年后,我才意识到住了许久的房子里有两阳台。

身处顶楼,阳台一前一后存在于逼仄繁闹的城市空间里。南阳台约二十几平方米,四方半封闭,前临一条浅河,再远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白云。天好的夜晚,关了灯,市中心三江口东门口的辉煌,于静夜中为一个无所适从的人,点了盏暖慰的灯——彼时,儿子正上高二,父母多病,兄长住院,无处用力的生活让我气急败坏。换种生活方式,转移生活重点,给孩子、自己、家庭和日子,一个喘息释放的空间——我想,为什么不把阳台养成一个露天茶室呢?



阳台一角

养个阳台给自己

□冯志军

种花也惹草

买了茶桌,闺蜜给了套旧茶具,敲敲打打装上摆上,烧壶热水也能喝茶。阳台角落堆了几盆五针松,长年缺乏照顾,懒散疲乏。我设想中的茶室是绿意葱茏鸟语花香的。这样的期待,应该经由时间的熬制慢慢“养”成,岂是一时冲动能臆想出来的。

是两截硬扯来的爬山虎藤,开启了阳台的峥嵘。

上公园,看到一处林子特别青郁,树上爬满了爬山虎,叶子肥亮硕大,一律嘟嘟向上,够着树尖儿和蓝天太阳,天地不怕且有从没吃过苦的勇气,正是茶室所需的生力军。

费了老劲儿扯了两段,趁叶片还坚挺,回家挖坑埋入大盆,殷勤地培土浇水。叶片还没回过神来,依旧神气活现,配上氤氲的热茶和袅娜的香,拍了几张发圈,宣告茶室正式“建成”——茶桌古旧,茶器古朴,茶色葱郁,再点缀绿得发亮的叶,一时赞许声雷动,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端杯茶喜滋滋地想:快爬快爬,爬过发梢攀上墙绕满椅子,占领整个茶室吧……

盛夏种的,没挨过下午,傍晚时分叶片渐渐萎靡,任我怎样灌水都没用。天太热?水太少?对勉强移居不乐意?次日中午,叶

子干枯,一搓簌簌作响,藤成了光杆司令。终是硬扯来的,没根系,酷暑里如何存活?像人,生活比盛夏严酷,只有本本分分过,有根,把分秒扎在时间的褶皱中,勤恳务实,才能取得生活的养分,争得存活。

经此,我改变了养的计划,阳台左右种凌霄,期间点缀玉兰、栀子、杜鹃和常青藤……它们来自市场,师出有“根”,正常养法,不怕不活。至于爬山虎,早已干枯萎黄,怎与阳台相配,被弃在角落中,风吹雨打日晒虫爬,从此相忘于江湖……

来年二月,阳台被倒春寒警告,依旧萧瑟,大家在初春中瑟缩不前。艳阳下瞥见一丝隐绿,细瞧,是爬山虎的芽儿,难道是那两截被我随意丢掉的藤?

瞧,褐枝上透出几点铁锈红,似是雏鸟的舌,啾啾在料峭中叫唤,听不出丝毫抱怨,关于去年夏的干渴、秋的萧瑟和冬的冷酷呢?没有。只有迎接春的欢欣……没有根的爬山虎,是怎样挨过艰难困苦的呢?

几日春风后,爬山虎叶破壳而出,嫩生生的红。不几天,叶子由嫩红变成嫩绿,神气活现。耐心等阳光多晒几日风儿多吹几天,你的注意力还在阳台其他植物初长出的娇俏上,突地,被一墙的爬山虎惊到——哇,怎么到处都是它们的绿了呢?

那叶新鲜蓬勃,叶尖一顺儿朝下在墙上铺得均匀,红绿黄绿浅绿正绿深绿墨绿……是哪个孩子刚学了渐变色,用了所有绿颜料,层层叠叠画得细致,不容有人质疑。叶是商量好了吗?没重叠不留空隙也不挨挤,你一片我一片你一言我一语,从从容容好不热闹,春的诗篇。

是去年随手丢的两支爬山虎的残枝败叶。

我为自己的轻率感到羞愧——原来,没有根还身处逼仄与考验,也要学会活下来,向困难要正能量,向挫折求快乐,在日子的不堪中,榨取成长的水分,向下向上左突右击,抓住每个机会,活得摇头晃脑眉开眼笑。

生活再怎么风尘仆仆,只要努力,深情就不会被辜负。

迎来鸟儿做客

阳台养了三四年,二十几平方米的地方呈出小森林般的繁荣。木盆瓦片间,窸窣爬着蜗牛,数落鼻涕虫太爱漂亮,到哪里都明晃晃亮晶晶。石臼里金鱼在睡莲下摇头摆尾,打量着慢吞吞的田螺姑娘。大小蚂蚁匆忙来去,偶尔招呼飞过的蝴蝶蜜蜂,后者哪有空说话,钻在花中间流连忘返……还少了什么?是鸟。

有鸟。

大小鸟儿都来了。我只能躲在帘后看——小鸟成群,四五只列一小队,头顶黄帽身穿褐外套,得意神气。大鸟比鸽子大,身侧一道亮黄,“倏”地如闪电。无论大小,这两种鸟儿都让我生气。

小小鸟最狡猾,一只带队扑啦啦停在阳台,站稳后挺起小圆胸脯伸出细爪挠挠脑袋,佯装梳理和树们打成一片,眼珠滴溜溜转着侦察有无主人的味儿。一看没人,扑拉下翅膀,侧头招呼远处几位,于是,一道光闪过,阳台沿上又多了几位,亲亲热热聚拢,算计着是否落到阳台中。

要养阳台,必端正态度,要“择”手段“请”鸟常来。

宁波有名点心“黄金大油包”,父亲在世时,常十几个地在老家镇上定做。买来吃不完,趁双休拿出来供奉鸟儿们。

大鸟先来赴宴,不管我在不在,落在阳台埋头急啄,防腐木震动几下,没等我和它们打招呼,一个馒头下肚拍拍翅膀走了,来去自由理直气壮。一会儿又停在阳台侧的储水缸沿,低头狂饮几天水,和在外贪玩了整天的小孩儿无异,大摇大摆旁若无人。我拿眼瞪它们,它们也照例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有些生气。

小小鸟从不,打探到地上有食后并不急着开宴,停在阳台边小声议论,叽喳喳着犹豫不决。

后阳台房内茶点香,曾有鸟飞进啄食,看我进来,慌不择路。最后是我捉了它们送出门。

我把鸟儿们当成朋友,想方设法“讨好”,它们倒好,根本不拿我当回事。还能不能愉快相处了?!

为了养成我的阳台,我投喂给鸟们的食物,逐渐变得声势浩大——稻米、蛋糕、应季水果……甚至,我还在葡萄架上搭了几只鸟窝,找枝埋碎布做支架不亦乐乎……鸟来得多了,胆小的来了即飞,留下喳喳笑;胆大的会在我在时,离两三米的地方踱步陪伴;也有的不说笑,保持距离,我看书它啄食互不干扰……放平心态和平相处,它们也能放松警惕,在我的阳台上慢慢“安顿”下来。它们的“生动有趣”成就了阳台的“声色俱全”。

生活并非天生恶意,时刻想着坏主意。或者,是我们对生活有着天生的敌意,把一处处考验、磨炼,当成过不去的狡黠和为难。放下芥蒂,像和鸟相处那样,把一切当成寻常,用平和面对,生活也会还以一些和颜悦色。

养心、养日子

活着就得向前,日子看似不紧不慢,过去了的永不回返,唯有珍惜和乐观。转眼,“养”阳台已七年了,期间,儿子经历高考独自去台湾读书,现已投入职场;父亲脑梗住院到去世,有近两年的时间横亘在其中;安顿陪伴八十几岁的母亲,像养了个孩子;在职场和医院中来回奔走,安抚病危的兄长……生活并不因你是谁而改变嘴脸,用乐观、自然的生长方式,才能存活。用平和、宽容的心态才能和世间共存。有人养狗养猫,我养了个阳台,通过对花草虫鱼的投视和关注,把陷在生活夹缝中的自己解救出来,抽离其中,不和生活对峙,还以本有的自由和自在,对话、安抚每一刻的彷徨和不安,在风雨中绽放出春日般的笑容。

后来,我又为阳台铺了地板、设了榻榻米……闲暇时,书香茶浓,音乐声淡淡的,我关了阳台门,也关了屋内柴米油盐人情世故——鸟来讨食,蜗牛寻水,花没心没肺,想也不想就开了……无论怎样,风雨都无法撼动生活的快活,我被阳台滋养,气定神闲,一觉睡到月满阳台……

如此,养阳台便是养心、养日子。

